

經部

儀禮要義卷二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六

賔入竟死主人具而殯因斂連言殯

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論賔介死之事云賔入境而死遂也者若未入境即反來云主人為之具而殯者謂從始死至殯所當用者主人皆供之鄭云具謂始死至殯

所當用直云至殯所當用明不殯於館取其至殯節主人供喪具以其大斂訖即殯故連言殯故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明斂于棺而已

賓死介攝賓致命

介攝其命 釋曰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鄭解介得代賓致命之意以其命出於君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今賓死得攝其命

君弔賓則介為主臣子不為

君弔介為主人　釋曰古者賔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其介尊故也

主人歸禮幣當中喪用者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釋曰賔既死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當喪者之用云當中奠贈者解經中小歛大歛之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具謂襲與小歛大歛解經幣云不必如賔禮者不必致殯饔之禮束紡皮帛之類

不堪喪者之用故也

介受賓禮無辭以反命陳之

介受賓禮無辭也　釋曰云介受主國賓已之禮者謂公幣私幣之屬故鄭云當陳之以反命也言無辭者雖無三辭以其賓受饔餼之時禮辭受食三辭明介亦有禮辭云無所辭也者以有賓喪嫌介有三辭

介復命賓柩止於臯門外外朝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釋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

有三門皋應路又有三朝内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皋門外經直云止于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是以上賔拜賜皆云於門外亦在外朝矣故鄭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也

介送賔柩于其家弔卒殯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禜當介復命之時賔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賔之

柩送至賓之家屍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大夫介卒亦如之注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士介直言具棺自以時服斂

士介死則為之棺斂之　釋曰以其士介卑其體降於賓與上介非直具棺他衣物亦具之此士介直具棺不具他物也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君不弔焉

賓在館死亦以柩造朝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説賓至朝俟閒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故鄭云俟閒之後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介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

小聘不享不禮面不升不郊勞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

升不郊勞　釋曰自此盡三介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云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云不禮者聘訖不以齊酒禮賔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此對大聘升堂受若然不言私覿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覿故辟之

久無盟會之事則相聘

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　釋曰此云久無事則聘焉者則周禮殷聘也是以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

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時相聘也云事謂盟會之屬者案春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以春秋有會而不盟盟必因會若有盟會相見故云久無事則聘焉

若有告請束帛加書將命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云故謂災患及時相告請者此即上經云若有言一也言災患上注引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此

云及時事者即上注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也

古謂字為名多則書策少則書方

云名書文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言此者欲見經云名名者即今之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簡謂據一片而言策見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衆簡相連之名鄭作

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版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

內史讀書于門外書必璽之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注云云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云云　釋曰注云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上經云若有

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文承聘享之後故知此讀諸門外故云既聘享也鄭知人是内史者案内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此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事書故知人是内史也知書必璽之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故知

昨日書報明日館送書問尚疾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注為書報也　釋曰

此爲書報上有故之事彼以束帛加書將命此亦以束帛加書反命于館　明日君館之　釋曰昨日爲書報之今日君始就館送客者書問之道尚疾故也必須尚疾者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密事是以鄭云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

國内釋幣于行國外釋奠于軷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者凡道路之神有

二在國内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為山象國中不得軷名國外即得軷稱引詩傳曰者證軷祭道路之神也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大叔云軷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軷是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軷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軷水行曰涉云是以委土為山者案月令冬祀行鄭注行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

面設主於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為軷壤大小與之同

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此使還亦祖道鄭引陳鍼子為證

左氏傳鄭忽逆婦媯于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志以祖謂祭道神是亦將還而後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

鄭釋圭為瑞節按節不得言瑞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云圭所執以為瑞節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以其圭為瑞又案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即是節與瑞別矣今此云瑞節但連言節者案節不得言瑞瑞亦是節信

圭長短依命數雜采曰繅

案雜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

經直剡上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凡圭天子鎮圭公桓圭侯信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唯長短依命數不同云雜采曰繅者凡言繅者皆象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雜采也云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者依漢禮器制度而知

聘諸侯降於朝天子之繅

問諸侯朱緑繅八寸此亦降于諸侯而言降於天子者此鄭君指上文朝天子而言故言聘諸侯降於朝天子

也云於天子曰朝者據上文所以朝天子是也則諸侯自相朝亦同圭與繅九寸侯伯以下亦依命數云於諸侯曰問者諸侯遣臣自問若遣臣問天子圭與繅亦八寸是以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

圭有玄纁繫以繫玉因為飾即繅藉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釋曰上文繅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云采成文曰絢鄭注論語文成章曰絢與此語異義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者無事謂

在櫝之時亦以繫玉因以為飾此組繫亦名繅藉即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又曲禮下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云亦藉繅也裼襲皆據有繅無繅之時是其因以為飾云皆用五采組者以其言絇絇是文章之名經又言皆復無尊卑之別

大夫使受命不受辭

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云云正

文辭多則史云云受命謂受君命聘於鄰國不受賓主對荅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凖案周禮太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為文史

賔介辭對主人鄭釋旅瑣瑣之義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注辭不受也云云曰敢言不敢　釋曰辭謂賔辭主人荅謂賔荅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故易旅卦初六云旅瑣瑣斯其所取災鄭

云瑣瑣猶小小爻互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為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容主人為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是其義也

館不於敵者之廟嫌大尊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云館者必於廟案上歸饔餼云於廟明其禮皆在廟可知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者以其在廟尊則尊矣故就降等而

已若又在敵者之廟以上是其大尊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士是其官師有廟知廟有寢案周禮隷僕云掌五寢之埽除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奕奕相連之貌故左傳云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曰廟後曰寢工商則寢而已者案爾雅釋宫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云但有大室是其自士以上有

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

飧禮輕故不以束帛致賓亦不拜

飧不致　釋曰君不以束帛致命者對饔餼以束帛致之此不以束帛致草次饌具輕者以其客始至則致之故言草次也對聘曰致饔餼生死俱有禮物又多為重故以此物為輕而不致　賓不拜注以不致命　釋曰云拜者宰夫朝服設食賓無拜受之文以其不以束帛致

訝以迎賓如漢時使者護客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注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之護客　釋曰云卿大夫訝者謂大聘使卿主人使大夫迎士訝者小聘使大夫主人使士迎言皆有訝者自介也下皆迎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士衆介也者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所迎者謂初行聘及饗食燕皆迎之故鄭君無所指定

天子有掌訝諸侯使大夫士

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使已迎待之命　釋曰案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云次如今官府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

訝執摯以見賓

又見之以其摯　釋曰云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

館之外宜相親也者禮掌訝舍于賔之館門外此大夫士君使為訝雖非掌訝之官亦為次舍于賔之館外宜相親故執摯以相見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案士相見及大宗伯文

賔將公事以摯私見訝者

賔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云以公事聘享問大夫者此並行君物享主國君及問大夫故云公事也云復報也者以向訝者以摯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

圭璧人執曰瑞禮神曰器散文通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釋曰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以上人執之曰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禮神曰器此四者人所執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散文則通雖執之亦曰器是以尚書云五器卒乃復與此文皆稱器云言國獨此以為寶者案周禮天府職凡邦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注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

美者是其玉稱寳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是據上經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而言此據公侯伯之使者用圭璋璧琮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琥璜

主國之大門外賔次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釋曰主國門外以其行朝聘陳賔介皆在大門外故次亦在大門外可知云諸侯及卿大夫之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以其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問大聘小

聘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至於次中至將行禮賔乃出次凡爲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故云皆有常處

賔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賔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皇自莊盛也云云　釋曰賔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將授志趨謂賔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今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

也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謂若曲禮云凡奉者當心下

又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注云謂高於心國君則平衡

注云謂與心平則此亦執國君器也故引之以為證引

孔子之執圭者鄉黨論孔子為君聘使法彼是蹜蹜如

有循謂徐趨據入彼國廟門執玉行步之時以足容重

退之在降堂之下與此趨同

將授玉屏氣下階發氣而趨

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云發氣舍

息也者以將授玉屏氣似不息今旣授玉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悅也云至此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者是釋志趨爲徐趨此舉足爲疾趨也

及門正焉入門鞠躬焉心變見於威儀

及門正焉此謂聘訖將更有享而出門時云心變見於威儀者以其貌從心起觀威儀省禍福覩貌可以知心故也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釋曰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云鞠躬焉則鞠躬如也如恐失之者即執

輕如不克也云記異說者以上文已記執圭此又記執圭之儀以同記事而言有差異人記事說有不同及享發氣焉盈容者即孔子行享禮有容色一也故注引為證也此發氣即上注云舍息

此又記執玉行法與上二記別一人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上已二度記執玉行步之法令又云皇且行是別有人更記此行法故云復記執異說也

皮馬相間君子不以所無為禮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云云云左先者以皮馬以四為禮北面以西頭為上故左先入陳也云君子不以所無為禮者案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言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云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者畜謂馬獸謂虎豹

多貨則傷德故聘享君夫人各二器

多貨則傷于德　釋曰此經主論聘享所用圭璋璧琮不得過多之事也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注周禮九職亦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故此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下注云幣人所造成幣則布帛曰賄對金玉是自然之物也若多之則是主於貨物不取相厲以德是傷敗其為德是以圭璧聘享主國君璋琮聘享主國夫人各用一而已也

享用帛錦過美則没禮

幣美則沒禮　釋曰此主論享時用束帛故享君用束帛享夫人用束錦皆不得過美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為束帛也者案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是知自覆者覆忠信而已若更美則主意於財美而禮不見故沒禮也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者兼言食謂以幣欲之君子之情則忠信

賄在聘于賄謂視聘禮而為財

賄在聘于賄　釋曰鄭轉于作為者欲就司儀之文為解故也云言主國禮賓者釋經賄是主國禮賓也云當視賓之聘禮者釋經在聘謂在賓聘財多少云而為之財也者釋經于賄也謂主人視賓多少為財賄報賓云若尚豐之是又傷財也者凡行禮用財者取不豐不儉取于折中若尚且豐多則傷于貪財引周禮者秋官司儀職文案彼注云幣謂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

殺解經各稱其邦而為之幣彼又注云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之禮解經以其幣為之禮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

鄉飲主人拜賔至此無拜至

禮不拜至　釋曰此文承執玉帛之下聘臣事據鄉飲酒賔主升堂主人有拜至之禮此賔昨日初至之時主人請賔行禮賔言俟閒此時賔已至矣故聘時不拜至是以鄭云以賔不於是始至

主人庭實謂設乘馬賔執左馬出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賔之士訝受之此主人之庭實者謂主人禮賔時設乘馬也經云賔執左馬以出三馬在後主人從者牽之遂從賔以出於門外賔之士介迎受之

賔覿後有私獻猶以君命致之

既覿賔若私獻奉獻將命云猶以君命致之者以經云將命是以知雖是私獻已物與君物同皆以君命致之

臣統於君

經云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及異姓親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釋曰云兄弟謂同姓者若魯於晉鄭之等同姓也云若婚姻甥舅有親者若魯取齊女以為舅齊則以魯為甥是有親者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以其經云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則非兄弟問不及夫人可知

君有故不見賓則使大夫受

若君不見　釋曰云他故者病之外或親有哀慘也

使大夫受　釋曰知受聘享者以其在後雖有覿獻之法

聘享在前是以據在先者而言云大夫上卿也者以其

卿上大夫故以卿為大夫必知使卿不使下大夫者以

其君無故君親受今既有故明使上卿代君受之

賔受主國饔餼筮尸祭然後食

賜饔唯羮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云云容父在祭祖

釋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

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饗餼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

神以求福故也

大夫容父在祭祖故孫于祖考兩言

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

某子　釋曰經並云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其不定故

兩言謂上經若昭若穆亦兩言之云僕為祝者大夫之

臣攝官也者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策矣案定四年

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

到主國祭饗之時得不攝官乎諸侯亦使人攝是以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云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矣其諸侯禮大祝不行知不使小祝行者以其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是諸侯從官不言祝明大小祝俱不行矣

賓祭饗餼如少牢饋食禮

如饋食之禮　釋曰云如少牢饋食之禮者案少牢禮

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堂儐尸於堂此等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兄弟等固當略之矣

不敢用君之器假主國大夫祭器

假器於大夫　釋曰案曲禮云大夫士去國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云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若然甲者不得用尊者之器是以此大夫聘使不得將已之祭器而行致饔餼雖是祭器人臣不敢以君之

器為祭器是以聘使是大夫還於主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

肦肉及廋車謂歸胙在下

肦肉及廋車　釋曰此謂祭訖歸胙在下云廋廋人也車巾車也者案周禮天子夏官有廋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職諸侯雖兼官亦當有廋人巾車

既致饔若賔留則旬致稍禮

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云既

致饔旬而稍者以其賓客之道十日為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故下文云既將公事賓請歸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享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是主人留之是以周禮漿人亦共賓客之稍禮注云稍禮非飱饔之禮留閒主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諸侯相待亦如之是其留閒致稍者也

乘禽如饔餼數非物四曰乘

乘禽乘行之禽也者别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言如其饔餼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此饔餼五牢者也云鴈鶩之屬者依爾雅二足而羽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介一牢則一雙也羽謂之禽故以禽為鴈鶩之屬云其實與上介也者以其下文别有士介故也

致禽羞與四時俶獻如致禽

禽羞俶獻比注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云云

俶始也云云　釋曰云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以其稱羞謂若庶羞内羞之等故稱禽則以鴈鶩等為之故以成熟解之聘義謂之時賜者案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時賜謂四時珍異以賜諸賓客與此俶獻是一物

饔使者無加籩豆此有非正法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云其其賓與上介也者案上經賓壹食壹饗上介若食若饗唯士介不言饗故知其中唯有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甕

者案致饔餼醯醢是豆實實于罋明此饗之豆實亦實于罋可知也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以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此中致饗有加籩豆者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云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云饗禮今士者以其食禮在知其豆數饗禮亡無文以知之

無饔者無饗禮謂士介唯有餼

無饔者無饗禮　釋曰文承饗下故鄭以士介無饗禮解之以其賓與上介饔餼俱有故有饗士介唯有餼而已無饔故無饗禮

賓請歸主國留之饗食燕獻

既將公事賓請歸　釋曰云已問大夫者請問三卿與下大夫嘗使於彼國幣所及皆是君命及以君物行禮者皆是公事事訖故請歸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亦謂至旬賓乃將歸主君乃留賓有

此饗食燕獻之等故燕禮注云今燕又宜獻焉是也

賔於大小禮皆拜唯稍不拜

凡賔拜于朝訝聽之注拜賜也唯稍不拜案上經云賔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案司儀云明日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則知唯米禀芻薪等不拜也

饗食君為主燕則上介為賔賔為茍敬

燕則上介為賔賔為茍敬　釋曰云饗食君親為主尊

賔也者以其饗食在廟爲賔故君親爲主至後燕禮在寢又以醉爲度崇於恩殺於敬故賔辭而使介爲賔也以苟敬爲小敬者以阼階西近主爲位諸公坐位故云小敬對户牖南面爲大敬云更降迎其介以爲賔者介在廟門内西北面降至庭迎之云不與亢禮也者略取燕義文解君不親爲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云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者謂兩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上則主人親獻也

無行則重賄反幣謂特來非歷聘

無行則重賄反幣注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　釋曰云重其賄即上賄在聘于賄是也反幣謂上禮玉束帛乘皮是也云秦康公者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云云是也此特來非歷聘歷聘則吳
公子札聘於上國聘齊聘魯是

賛拜夫人聘享亦言以社稷故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釋曰云言君以社稷故者
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恵也者釋經云社稷故以其
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取夫人為社稷主婦人無外事天
地并社稷后夫人雖不與以夫婦一體故夫人亦得云
社稷主是其云社稷故者見夫人與君體敵令夫人使

致禮來主人不敢當下文云君旣寡君延及二三老是與君不敵敢當之也

賓將去留皮帛以禮主人不致不拜

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注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釋曰若賓敬主宜致主人敬賓宜拜皆是崇敬若致與拜即是崇新敬故不為若鄉飲酒送賓賓不荅禮有終相類也

使者有罪則執今過輕餼以愧之

云過則餼之謂禮有失誤故引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云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春秋之義聘賔有罪皆執之若然上經云無罪饗之有罪非但不饗又執之此過則餼之雖不饗猶生致過輕故也若然上云罪下云過互見其義也

將饗食使者有大客後至則廢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釋曰此據聘禮而

言則無君朝之事若然則前有小國之卿大夫來聘將行饗食有大國卿大夫來聘則廢小國饗食以其畢不與尊者齊禮

惟大聘為神位有几筵

惟大聘有几筵　釋曰案上經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者行聘享及私覿禮畢云宰夫徹几改筵是行聘享為神位今小聘不為神位屈也

儀禮要義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二十五至六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儀禮要義卷二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公食大夫一

鄭以公食為主國君食小聘大夫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釋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夫自東房薦

豆六于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

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别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案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注云此以命數為差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以此言之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

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

主君使大夫戒聘客行食禮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釋曰自此盡如

聘謂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使來行食禮之事云各以其爵者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

受饔禮辭至饗食皆當三辭

上介出請入告注問所以來事　釋曰據大夫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三辭既先受賜者謂聘日致饔受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受饔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食皆當三辭

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

大夫將命云云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此賓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故賓不拜送也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覲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遂送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聘重賓發館即皮弁食輕大門乃朝服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謂賓發館時服玄端若鄉

射主人朝服乃速賔鄭注云射賔輕也戒時玄端以此言之亦賔在館拜所戒大夫即玄端賔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賔皮弁聘至于朝賔入于次注云入于次者俟辦則此入次亦俟主人辦也若聘禮重賔發館即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朝服

君未迎賔入位序饌物皆廟門外

即位具　釋曰云檳者俟君於大門外者解即位之事

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者以其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内之位

鼎有扃有鼏鼏若束若編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注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為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釋曰鼎鼏蓋以茅為之者諸文多言鼎鼏皆不言

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故鄭云葢以疑之然必知用茅者詩云白茅苞之尚書孔傳云苴以白茅茅是潔白之物故疑用茅也

鄭謂先饗後食聘禮食在饗前

設洗如饗　釋曰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鄭據此文行食禮而云如饗明先饗設洗訖乃後食故鄉前如之是先饗後食也案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不言如燕禮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則是

饗食重先行之故二者自相先後是以不得用燕禮決之也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故無享禮引燕禮而言也

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

宰夫設筵加席几　釋曰云設筵於戸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賔在戸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

飲酒漿飲皆以酳口不爲飲

飲酒漿飲侯于東房　釋曰云飲酒清酒也者按周禮酒正注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云漿飲截漿也者截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截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侯奠于豐上也者下云飲酒實於觶加于豐是也此云奠即彼加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知此擬酳口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是以酒人云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鄭注云

禮酒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亦是其義也云漿飲先言漿别于六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别於六飲必别於六飲者彼六飲為渴而飲此漿為酳口不為渴故異之

國君來則出迎令迎賔不出大門

公如賔服迎賔于大門内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主君迎賔入拜至之事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按

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

經內言廟皆禰非禰則言祧或祖廟

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　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以此而言則言廟皆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燕輕于食享

又在寢是其差次也

客降等則就主階此徑就西階與禮典

至于階三讓　釋曰案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禮之正彼謂大夫士以小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公升二等賔升注言遠下人君者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

序已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云取節於夾明東于堂者序已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大夫立于夾室之南是東于堂也

東夾之北謂北堂之南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釋曰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者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

諸侯内官之士明當天子内宰

内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云夫人之官内宰之屬也者經云内官按周禮天官内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内官諸侯未必有内宰以其言内官之士以士為之明當天子内宰

卿大夫助君饗食賓故從君不先入

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按前聘時君迎客于大門内時卿大夫已

下入廟即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入廟即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二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已之事故後入

賓至再拜降再拜其賓各一拜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自此盡稽首論公拜至賓答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

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

賓西階東荅拜擯辭公降賓猶終再拜

賓西階東北面荅拜　釋曰自此盡稽首論賓降荅拜之事此云荅拜下云拜也並據公未降之前賓為一拜以其賓始一拜之間公降一等故間在一辭之中是以鄭云賓降再拜釋經北面荅拜及拜也擯者辭辭賓拜

于下也

賔栗階升不拜以堂下終再拜稽首訖

賔栗階升不拜　釋曰云自以已拜也者於堂下終為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云栗實栗也者謂疾之意也云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此栗階據趨君命而上按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是栗階之法也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者凡升降有四種云辵者君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為辵階越一等為歷階又有連步又有栗階為四等也義已具於燕禮記疏也

賓已拜下主君猶命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賓猶終拜于下盡臣之禮為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為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

鼎去鼏乃入與喪禮入乃去鼏異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云云

釋曰自此盡逆退復位論鼎入已載之事云去鼏于外次入者次入謂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去鼏于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入乃去鼏者喪禮變于吉故也

諸侯官多巳俎各一人大夫士以次兼官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釋曰

云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若然特牲云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士虞亦云匕俎從士昏禮亦云匕俎從設彼注云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不言并合者士官彌少并合可知

食禮尚熟饗禮有腥即體薦豚解

魚腊飪注饗有腥者　釋曰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

注云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以此觀之明饗有腥以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

牲腊進奏謂進本若祭則進末

載體進奏注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　釋曰若致飱及歸饔餼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羞也云奏謂皮膚之理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鄭云變于食生

魚縮俎寢右以脊鄉賓祭尚氣進腴

魚七縮俎寢右　釋曰云縮俎者于人為横縮縱也魚

在俎為縱于人亦横云寢右鄭云右首也寢右進鬐也
賓在戸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
腴鄉南鬐脊也進脊在此鄉賓必以脊鄉賓者鄭云乾
魚近腴多骨鯁故不欲以腴鄉賓取脊少骨鯁者鄉賓
優賓故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之所聚
故少牢進腴

倫膚豕之皮革食禮膚從體數

倫膚七　釋曰倫膚謂豕之皮革為之但此公食大夫

謂賓用爲美故膚與腸胃皆别鼎俎特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而巳羊豕魚皆一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

公與宰夫為賓將設醬故降盥

公降盥注將設醬　釋曰自此盡各卻于其西論公與宰夫為賓設正饌之事云將設醬者下云公設之是以

盥手也

鉶羮鉶鼎陪鼎羞鼎之别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釋曰云鉶菜和羹之器者下記云牛藿羊苦豕薇是

菜和羹以鉶盛此羮故云之器也據羮在鉶言之謂之

鉶羮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

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食有酒者優賔設于豆東不舉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云云　釋曰云食有酒者優賓也者按下文宰夫執漿

飲賓興受唯有漿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

引燕禮記者彼據酒主人奠于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

右此酒不用故亦奠于豆東酒義雖異不舉是同故引

為證也按燕禮無此文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凡奠者于

左舉者于右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此必轉寫者誤鄭

本引鄉飲酒鄉射之等也

啓簋會蓋各郤於其西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于其西注會簋蓋也　釋曰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合郤故云一一合郤之各當其簋之西為兩處亦者亦少牢故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公東序内賔户西故賛者負東房南面

賛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注負房户而立　釋曰自此盡醬湆不祭論賔所祭饌之事經直云負東房鄭知

負房户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内賔在户西雖告具于公且欲使賔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鄭云得鄉公與賔也

贊唯授賔黍稷以遠故賔祭之豆間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賔賔祭之此所授者皆謂遠賔者故菹醢及鉶皆不授以其近賔取之易故不言按曲禮云殽之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

者按少牢云尸取韭菹辯揳于三豆祭于豆間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興優賔者欲見賔坐而不興是優賔其實俱興也引少儀者欲見贊亦興之義以其賔坐贊亦坐故也

鄭謂捝為拭蓋佩巾名帨

案内則左佩紛帨帨即佩巾而云捝拭拭手以巾似捝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為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

公設梁東上賓辭遷而西之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湇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釋曰自此盡降出論設加饌梁與庶羞之事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知梁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梁西是以梁在東為上也

羞人不足除先者一人不反餘皆反取之

先者反之 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其人

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

正饌公揖食此使贊升賔加饌禮殺

贊升賔注以公命命賔升席　釋曰前設饌訖贊者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賔者以具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賔荅拜此賔先拜公公荅拜為異也

祭稻粱于醬湇閒祭加宜于加

賔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湇閒注即就也　釋曰注

云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按下文云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又云不以湆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則此湆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但湆醬與粱皆是加故公親設之下文為正饌而此云加者為湆醬雖是加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為本故名正饌其實是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

賓降拜庶羞以後正食受侑幣

賓降拜注拜庶羞　釋曰自此盡魚腊不與論賓正食

受侑幣至於食終之事

有東西箱曰廟箱在夾前夾在序次

賔升公揖退于箱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釋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箱而俟賔食

公食大夫禮食先殺大夫下燕食先胾

賔三飯以湆醬　釋曰云每飯歠湆以殺擩醬者按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鄭注云先食胾後食

殽殽尊此先食殽者彼鄭云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此為禮食故先食殽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

或酒或漿皆右兩有則左酒右漿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釋曰云酒在東漿在西者案上飲酒實于觶宰夫設于豆東是酒在東也云漿在西者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按曲禮云酒漿處右鄭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

類云兩有者據此公食而言

東帛侑賓公西鄉立賓序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注束帛十端帛也侑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　釋曰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案上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云受束帛于序端者按大射禮公凡受于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

約之受於序端

三飯後當受幣再入終禮今拜稽示將退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　釋曰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更入以終食禮故送庭實而後入是以鄭云便退則食禮未卒解經賓入之意云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解再拜稽首將辭之意是以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留賓之意也

簋盛黍稷有會簠盛稻

賔卒食會飯三飲注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醬也　釋曰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北云食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前賔三飯不云會以其簠盛稻粱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食稻粱矣

初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

不以醬湆　釋曰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者案上文賔三飰以湆醬注云每飯歠

湆以殽擩醬是正饌稻粱是其加此云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鄭意以庶羞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互相成而已言相成者既非互文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云後言湆者或容前三飯後用湆也

賓初來揖讓而退不顧示難進易退

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不顧示難進易退之義云云　釋曰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知擯者告公者按經公送于大門內公不

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擯者告公公還入宴寢也此擯者告賓不顧即論語云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但彼據聘享訖此據食禮訖

卷三牲之俎謂與祭虞有所釋異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釋曰云歸俎者實于篚者此食禮無肵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惟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肵俎尸舉牲體皆盛于篚吉凶雖不同無肵俎是一故知同用篚也云宅時有

所釋故者解三牲之俎言巻𥹭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巻也彼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

儀禮要義卷二十五

儀禮要義卷二十六上

宋　魏了翁　撰

公食大夫二

拜賜于朝謂大門外不入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

釋曰自此盡訝聽之論賓拜謝主君之事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

柩造朝亦無喪入之文皆言朝故云朝謂大門外也若然案閔二年左氏傳云季友將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但諸侯左宗廟右社稷在大門之内則諸侯外朝不在大門内者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之間遥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又此食禮拜侑幣聘禮歸饔餼直言拜饔與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

此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得有士訝

注受其言云云　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

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注記公食云云　釋曰云豆加葵菹蝸醢者案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案上文下大夫六豆用鹿臡以下仍有茆菹麋臡在今上大夫八

豆不取茆菹麋臡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鄭以特牲少牢參之彼二篇俱以饋食為始皆用周禮饋食之豆特牲兩豆用饋食葵菹蝸醢少牢四豆二豆與特牲同兩豆用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注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以此觀之故此公食大夫兼用饋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此云九俎明加鮮魚鮮腊云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

為六俎一俎在特于俎東此九俎為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為下

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釋曰云此以命數為差也者案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

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文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為上大夫爵卑為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之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欲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主君有故不親食使大夫致禮賓館

若不親食　釋曰自此盡聽命論主君不親食使大夫致禮於賓館之事疾病之外別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謂畢致饗食但賓不受之

胾炙在牲未殺故以生魚釋庶羞

庶羞陳于碑內　釋曰云生魚者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

腴以𩠐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若庶羞之内衆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胾炙在牲不殺于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兎之等以生魚爲主

庭實陳於碑外主庭與賔館内外異

庭實陳于碑外　釋曰執乘皮者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内者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故昬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繼

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者謂在主人之庭參分庭陳之擬與賔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賔入内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内也

賔皮弁受饔今朝服受使食禮輕

賔朝服以受如受饔禮注朝服食禮輕也　釋曰云朝服食禮輕者以其歸饔餼時卿韋弁賔皮弁受此食禮賔朝服受不皮弁

大夫相食親戒速君不親

大夫相食親戒速　釋曰自此盡大夫之禮論主國大夫食賓之禮别于主君之事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此則異于君也以其下諸文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名之者以其戒具兩有皆親為之故為此解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

臣於君稽首敵而稽首食禮相敬

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注敵也　釋曰案鄉

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於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同

自戒速迎受之等外其豆數等同公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

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記不宿戒　祭七日戒三日宿大射三日一日則當日

釋曰祭祀散齊七日為戒致齊三日為宿此則與祭祀異此不宿戒者謂不為三日之戒又不為一日之宿故鄭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者若然必知三日之戒一日之

宿者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故知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既無前日之事宜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為之故皆不言日數故下注云食賔之朝宿與戒之賔則從戒而來不復名是也

禮賔時親授几

不授几　釋曰決禮賔時公親授几也注與於禮也

食燕禮少牢亨在門外特牲鄉飲門内

亨于門外東方　釋曰案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人是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在門外之禮也燕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亦是大夫事少牢㣓爨𩞄爨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以其無㣓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

燕禮司宮注小宰此注太宰之屬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釋曰

云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案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太宰之屬解之案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别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

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考工約文

經文同前注丈六尺云云純緣也筵者以有左右鏁釋曰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案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迆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為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

天子諸侯東西房大夫士直東房

宰夫筵出自東房　釋曰上云司宫具几筵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

賓車不入大門偏駕不入王門廣敬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賓車不入門云云釋曰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同姓金路之

等乘墨車以朝墨車亦云不入大門與此亦同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者案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止北面者案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諸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則卿大

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連言也

簋先設卻會簠將食乃設設亦去冪

簠有蓋冪　釋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於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于房蓋以冪冪巾也至于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儀禮要義卷二十六上

儀禮要義卷二十六下

宋 魏了翁 撰

覲禮一

朝位於内朝而序進覲位廟門外序入

覲禮第十　鄭目録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云云

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案曲禮下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

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
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
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
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
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
略也覲禮今有朝宗遇禮今亡據此彼而言是朝宗禮
備覲遇禮省可知

鄭云覲遇禮省享獻不見案下文有享

鄭又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况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賛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則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

周禮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為義者苟就此文

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侯氏至近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

引小行人職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于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略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

王后有勞諸侯主國夫人有勞聘客之禮

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

王在朝服皮弁入廟乃禆冕

王使人皮弁云云侯氏亦皮弁云云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禆冕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致享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勞所用以享禮況之耳

不言諸侯言侯氏不凡之

侯氏亦皮弁云云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揔言

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

迎于帷門之外使者不荅拜至侯氏升云云注升者升壇　釋曰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郊館郊關之所各自

有舍或來者多館是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為宫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為帷宫設旌門者謂為帷宫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宫設旌為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賔受於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宫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宫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

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甞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茍舍而已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為壇以帷為宫受勞之事也

使者不拜送玉凡奉命使皆不拜送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　釋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儐使者及聘禮私

覿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俟氏將有事於已俟之者經云而立即云俟氏還璧故知立者見俟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已故俟之不降

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受而報之

俟氏還璧使者受俟氏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釋曰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

輕財重禮彼以璧琮不還則為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為輕財不還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賔在館為主人故俟氏先升使者後

俟氏授几使者不坐而設几示優厚

俟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俟氏與之讓升俟氏先升授几俟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釋曰自此盡遂從之論俟氏儐使者遂從入朝之事云俟氏先升賔禮統焉

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案大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儐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止使者鄭云無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

故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唯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

儐氏儐使者賔主拜各於其階

儐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儐氏再拜送幣

釋曰云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賔賔不還束帛賔儐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儐氏儐氏還玉仍亦儐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

拜各於其階者此賔與使行敵禮者鄉飲酒鄉射賔主拜各於其階也

侯氏陳四馬與使者使者執左驂以出

釋曰知左驂設在西者陳四馬與人以西為上案聘禮賔時賔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禮禮賔執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賔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人明

主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賓入至於朝

天子賜侯氏舍猶聘禮使卿

天子賜舍　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儐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于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

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儐氏以束帛乘馬儐使者尊王命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儐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疏曰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致館賔無束帛儐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其賔猶儐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

使

天子使大夫戒侯氏覲日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釋曰自此盡再拜稽首論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日

使行覲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為訝者以其周禮秋官掌

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為訝者云其為告

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

使恒循故事之常也

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次於朝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釋曰此一經論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次於朝之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若其行禮自有前後故鄭云顧其入覲不得並耳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於廟故在大門外

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廟

受次知在文王廟門外者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則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以其諸侯者無二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為祧案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又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

廟也若然先公木主藏於后稷廟受覲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

春夏受享迎賓有外次在大門外

云言舍者尊舍也者此賓以帷為次非屋舍尊天子之次故以屋舍言之是尊舍也者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云天

子使掌次為之者案周禮掌次云掌次舍之法以待張事故知使掌次為之諸侯兼官無掌次使館人為之故聘禮云館人布幕于寢門外鄭注云館人掌次舍帷幕者

諸侯受舍于朝置旗于宮皆上介

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知使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

同姓異姓皆北面惟廟門外異面

云分别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覲者謂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

諸侯將覲釋幣于禰謂告行主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釋曰此經明諸侯之在館内將覲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覲質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裨之為言埤者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為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為裨故云

其餘為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

上公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

上公衮無升龍天子升降俱有

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

諸侯而用裨冕告禰以將入天子廟

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是以鄭注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毳冕則此等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魯

子問云諸侯禆冕以朝鄭注云為將廟受亦斯之類也

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諸侯亦然

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賔釋幣于禰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為行主也而云禰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云其釋幣

如聘大夫将受命釋幣于禰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禰此禰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禰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笲埋於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祧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既以始祖之廟為祧遷主歸還入祧廟故知此幣埋於祧西階之東也

諸侯偏駕不入王門乘大夫墨車以朝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侯發館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覲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並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

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

龍旂弧韣瑞玉繅藉之制

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縿之弓也者爾雅説旌旗正幅為縿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故云張縿之弓也云弓衣曰韣者案月令云瑞玉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后云繅所以藉玉至於六色具義疏已見於聘禮記

天子設斧依於户牖閒左右玉几

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間左右几　釋曰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者案爾雅牖户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文置於依也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户牖間是也言綈素者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象古者白黒斧文云有黼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黼者據繡次言之白與黒謂之黼即為此黼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刃白而銎黒則為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

几是玉几也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

衮衣裨之上衣繢裳繡法陰陽

天子衮冕負斧依　釋曰云負斧依者負謂背之南面也云衮衣者裨之上也者但裨衣者自衮冕至玄冕五者皆裨衣故云裨之上也上文云裨衣者揔五等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衣號故揔言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衮冕云繢之繡之為九章者衣繢而裳繡衣在上為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為繢次裳在下

為陰陰主沈深故刺之為黼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繢裳言紩

天子在朝在廟皆南鄉立

云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扆而立在朝在廟皆云立故知此南面而立以俟諸侯之見也

嗇夫蓋司空之屬為末擯承命俟氏

擯介當在廟門外有末擯上擯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釋曰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

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故下注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于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為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

覲遇雖無迎法饗與春夏同有送迎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　釋曰此經直云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迎法至於饗即與春夏同故連言之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釋曰云卑者見尊

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

奠摯而不授者案士昏禮云壻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

擯者延之延進也謂從後詔禮

侯氏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釋曰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者以其賓升堂擯者不升若特

牲少牢祝延尸使升尸升祝從升與此文同皆是從後
詔禮之事

儀禮要義卷二十六下